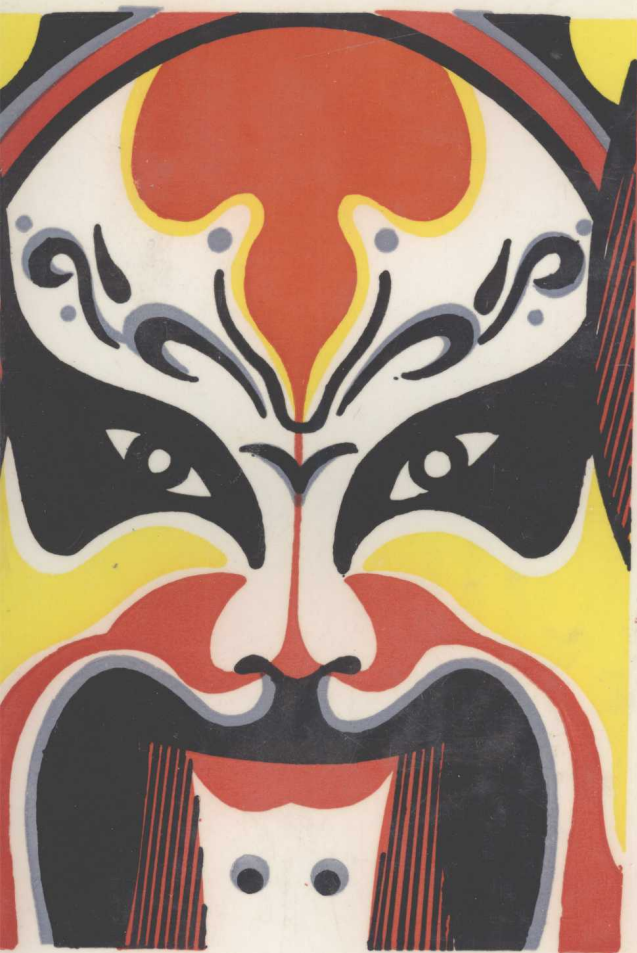


车王府曲本菁华

隋唐宋卷



主编 刘烈茂 苏寰中 郭精锐
整理 陈伟武 谭步云 黄仕忠



车王府曲本菁华

晴窗宋卷



主编 傅惜华 傅增湘 傅增湘
副主编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车王府曲本菁华

(隋 唐 宋 卷)

主编 刘烈茂 苏寰中 郭精锐

整理 陈伟武 谭步云 黄仕忠

中山大学出版社

(粵) 新登字 11 号

车王府曲本菁华 (隋唐宋卷)

主编: 刘烈茂 苏寰中 郭精锐
整理: 陈伟武 谭步云 黄仕忠

责任编辑: 陈必胜 封面设计: 朱霭华
责任技编: 姚明基 责任校对: 钟永源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375 印张 53.9 万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

ISBN 7—306—00740—8

I·57 定价: 18.50 元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卖 马	(1)
✓ 取帅印总讲	(14)
✓ 金貂记全串贯	(45)
✓ 西游肆部	(96)
✓ 偷桃全串贯	(139)
✓ 醉 写	(148)
✓ 凤凰楼总讲	(162)
✓ 打金枝全串贯	(337)
✓ 降香彩楼	(350)
✓ 胭脂虎总讲	(361)
✓ 讲《三字经》全串贯	(385)
✓ 演火棍总讲	(394)
✓ 三岔口全串贯	(407)
✓ 天门阵	(413)
✓ 普天乐	(449)

卖 马

〔丑扮店家上〕

店 家 (白) 不赊不欠不算店，赊了去，不见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串，狭路相逢见了面，他说：今日没钱，明日再见，明日再见。在下王老儿便是。只因我店中落了一个秦二爷，进店一月有余，饭钱分文没有。今日不免请他出来，或是银子，或是铜钱，问他要些使用使用。秦二爷有请。

〔生扮秦琼上〕

秦 琼 (白) 好汉落在招商店，未知何日转回还。店家，请我出来，有何话说？

店 家 (白) 请你出来，非为别事，只因你老人家进店一月有余，饭钱分文没有，今日特请你老人家出来，或是银子，或是铜钱，借些使用使用。

秦 琼 (白) 要等回文来了，方才有钱。

店 家 (白) 要是这一个月没有回文呢？

秦 琼 (白) 你就要等一个月。

店 家 (白) 你若今年没有回文？

秦 琼 (白) 你就要等过今年。

店 家 (白) 吓，你到好，吃灯草放屁，说得这样轻轻巧巧的。倘若你有个三病两痛，死在我店中，便怎样？

秦 琼 (白) 我若有三病两痛，死在你店中，你要大大的买口棺木，这才是你做店家的孝心。

店 家 (白) 闲话少说，你到底有钱没有？

秦 琼 (白) 我没有钱, 你便怎样?

店 家 (白) 我只怕就要……

秦 琼 (白) 就要怎样?

店 家 (白) 我就打!

秦 琼 (白) 你就打?

店 家 (白) 哎呀, 我又上不得他的手。你还是有没有?

秦 琼 (白) 还是没有, 你又把我怎样?

店 家 (白) 我就喊叫!

秦 琼 (白) 你就去喊叫。

店 家 (白) 我喊叫的一街人都知道, 看你丑也不丑!

秦 琼 (白) 店家转来, 我与你商量。

店 家 (白) 不必商量, 拿我的饭钱来。

秦 琼 (白) 我那里有一匹马, 你牵了去卖罢。

店 家 (白) 你老人家那匹马, 皮瘦毛长, 那个买了去, 只好剥皮做烟荷包。

秦 琼 (白) 店家, 我这匹马, 若是识货者, 值得八九十两银子; 不识货者, 也值二三十两银子, 还你饭钱, 也还有余。

店 家 (白) 哦, 还我的饭钱, 也还有余, 如此, 待我牵去卖。

秦 琼 (唱) 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
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

提起了此马,

他的来头大,

兵部堂黄大人亲赐与咱。

他也曾临潼山救过王驾,

秦叔宝遭危困才卖于他,

店主东叫店家,

你与我忙牵下。

店 家 (白) 哦。〔下〕

秦琼（唱）看看此马落谁家。

〔下〕

〔净扮单雄信上〕

单雄信（唱）适才跨马街头耍，
那个不知单豪家！
有人识得单雄信，
管叫他、
魄散魂飞活唬杀！

〔店家上〕

店家（白）卖马吓。〔过场下〕

单雄信（白）呀——

（唱）见此人带过黄骠马，
千两黄金难买他，
叫小厮与我忙赶下。

介（白）哦。

（唱）看看此马落谁家。

〔秦琼上〕

秦琼（唱）店家卖马不回转，
豪杰等得不耐烦。

〔店家上〕

秦琼（白）店家回来了，马敢是卖了？

店家（白）马的毛都没有动你一根。

秦琼（白）你且退下。

〔单雄信上〕

单雄信（白）此马是黄骠，张口赛血瓢。两耳朝天灯，遍体金色毛。好马吓，好马！

秦琼（白）啊，你这壮士连夸数声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

单雄信（白）好马人人所爱，可惜骠瘦了些。

秦 琼 （白）草料不足。

单雄信 （白）这也说得是。壮士，我听你说话声音，不是本地人氏。

秦 琼 （白）我不是本地人氏。

单雄信 （白）你是那里人氏？

秦 琼 （白）在下乃山东济南府人氏。

单雄信 （白）山东济南府，我有一位好友，你可认得么？

秦 琼 （白）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单雄信 （白）此人大大有名，姓秦名琼，字叔宝。

秦 琼 （白）你问秦叔宝么？

单雄信 （白）正是。

秦 琼 （白）不敢，就是在下。

单雄信 （白）哦！就是二哥，失敬了。

秦 琼 （白）岂敢。壮士，我听你的声音，也不是本地人氏。

单雄信 （白）不是本地人氏。

秦 琼 （白）那里人氏？

单雄信 （白）小弟乃河南沔阳县人氏。

秦 琼 （白）河南沔阳县，我有一位好友，你可认得么？

单雄信 （白）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秦 琼 （白）姓单名通，字雄信。

单雄信 （白）单雄信么？不敢，就是小弟。

秦 琼 （白）哦，就是贤弟，失敬了。

单雄信 （白）好说。二哥不在高堂奉母，来到此间则甚？

秦 琼 （白）只因奉了本县太爷之命，解了一十八名这个……

单雄信 （白）什么这个？

秦 琼 （白）都是些好朋友，因半途之中坏了一个，本县太爷不发回文。

单雄信 （白）不妨，待小弟到蔡太爷那里，与你讨个回文就是。

秦琼（白）有劳贤弟。

单雄信（白）二哥，伯母寿诞，小弟送有礼物，不知可曾收到否？

秦琼（白）各处礼物甚多，但不知从那道而来？

单雄信（白）从中道而来。

秦琼（白）那个……想是收下了。

〔介急上〕

介（白）启二爷，大事不好了！

单雄信（白）何事这等惊慌？

介（白）今有大爷郊外打围，被唐国公李渊箭射身死了。

单雄信（白）怎么讲？

介（白）大爷郊外打围，被唐国公李渊箭射身死。

单雄信（白）哎呀，兄长吓！

秦琼（白）贤弟，啼哭也是枉然，天气炎热，趁早把尸首收了回来。

单雄信（白）小弟急欲前去，奈无坐骑。

介（白）秦二爷现有坐骑。

单雄信（白）秦二爷的坐骑，谁敢乘坐？

秦琼（白）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

单雄信（白）如此说，小弟得罪了。二哥，小弟此去，多则半月，少则十日就回。请了请了。〔下〕

秦琼（白）这才是好朋友。

店家（白）桐油还是生漆？

秦琼（白）人家的朋友，说什么生漆！

店家（白）你当他是好人呢，他是河南沔阳县人氏，姓单名通，字雄信，乃是响马大盗，慢说你这匹马，就是本县的太爷，都要连鞍相送。

秦琼（白）啊，马吓！牛都没了。哎呀，罢了！

（唱）这是我秦琼瞎了眼，

把一个响马当宾朋。

没奈何，

扯住店家撒一个赖。

店家 (白) 呸！你的马平白的送与你那好朋友去了，扯住我做什么？亏了你当捕快的人，连一个响马都不认得。

秦琼 (白) 店家，我的马在你店中失了，饭钱是没有的。

店家 (白) 秦二爷，我且问你，我店中丢了大门？

秦琼 (白) 没有。

店家 (白) 挖了窟窿？

秦琼 (白) 也没有。

店家 (白) 却又来，一没有丢门，二没有挖洞，你把马送与你的好朋友去了，扯住我作什么？

秦琼 (白) 店家，不是这样讲，有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主人，我的马在你店中失去，饭钱是没有的。

店家 (白) 你到底是有没有？

秦琼 (白) 我没有，你便怎样？

店家 (白) 还是喊叫。

秦琼 (白) 你就去喊叫。

店家 (白) 一街两市，众人听了！

秦琼 (白) 哎呀呀，不要喊叫！

店家 (白) 你又怕出丑。

秦琼 (白) 店家，我与你商量。

店家 (白) 商量？不商量，快拿饭钱来！

秦琼 (白) 店家，我这里有铜二条，你拿去卖了罢。

店家 (白) 你老人家那实家伙，铜不象铜，铁不象铁，买了去，只好打火钳锄头用。

秦琼 (白) 店家，我那对铜，若是识货者，值得六七十两银子；不识货者，也值二三十两银子，还你的饭钱，也还有余。

店家（白）如此说，我就去拿。秦二爷，你那件东西只怕生还根。

秦琼（白）谅你也拿不起来。

店家（白）亏了你三咚战……

秦琼（唱）用手抱过赔轮铜，
不由豪杰两泪涟。

此铜本是先人赠，

临潼山前救李渊。

到如今秦琼遭危难，

只得卖了还饭钱。

秦叔宝撩衣出旅店。

〔店家拉介〕

店家（白）秦二爷，你往那里去？

秦琼（唱）店家为何扯衣衫？

店家（白）秦二爷，你老人家精光赤条，只有这件东西，你去了，我到那里找你？

秦琼（白）店家吓——

（唱）好汉无钱到处难。

店家（白）好汉不好汉，拿我的饭钱来，那就是好汉。

秦琼（唱）一文钱逼死英雄汉。

店家（白）这句话虽是心腹话，难道由着你走不成？

秦琼（唱）抬头举目往前看，

二马不住紧相连。

看他形迹是响马，

得他的财宝转回还，

叫店家与我往下赶。

店家（白）他又不该我的银钱。

秦琼（唱）还你的饭钱出在他身边。

店家 (白) 还我的饭钱出在他二人身上。他怎么这么傻？如此，你我要紧步几步，闹个猛虎下山，才赶得上呢。〔秦琼、店家同下。末扮王伯党、小生扮谢映登同上〕

王伯党 (唱) 弟兄们打马荒郊外。

谢映登 (唱) 招商店内好安排。

王伯党 (白) 贤弟，来此已是招商客店，你我进去沽饮三杯。

谢映登 (白) 言之有理。店家那里？
〔付扮店家上〕

付 (白) 来了。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是那个？哦，原来是二位客官，敢是饮酒的？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正是。

付 (白) 如此，请进。待我把牲口带进来，二位客官请坐。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有好酒取来。

付 (白) 有有有。喂，伙计，取好酒来吓。
〔秦琼、店家同上〕

秦琼 (白) 卖铜吓。

店家 (白) 卖脸吓。

秦琼 (白) 啊，人家卖铜，说什么卖脸！

店家 (白) 卖得去，就是卖铜；卖不去，就是卖脸。

秦琼 (白) 你去看那两个人可买铜么。

店家 (白) 回来你老人家屁股眼内插线香。

秦琼 (白) 此话怎讲？

店家 (白) 一溜烟去了。

秦琼 (白) 哎，我不去的。

店家 (白) 秦二爷，你老人家造化了。店内有人么？

〔付上〕

付 (白) 来了。是那个？哦，原来是伯伯。伯伯不在店中做

生意，来到此间何事？

店家 (白) 侄儿，方才进来两个不是好人，乃是响马大盗。

付 (白) 哦，想是你老人家店中没有生意，就说他是个响马，我将赶了出去，到你老人家店中，就不是响马了。

店家 (白) 闲话少说。你问那二人可买铜么。

付 (白) 哦，待我去问来。二位客官，可买铜么？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正要买铜。

付 (白) 吓，伯伯，那二位客官正要买铜。

店家 (白) 秦二爷，他二人正要买铜。你老人家还不曾去？

秦琼 (白) 店家，卖得银子同去。

店家 (白) 难道我还该你的不成？

秦琼 (白) 二位请了。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你这汉子，既拿得起，可会要么？

秦琼 (白) 要便会要，只是肚中饥饿。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店家，带他下面用饭。

秦琼 (白) 哦，有饭吃，好好好，吃饭去。

付 (白) 跟我来。哎呀，我的儿！好大肚子，八升米，一锅菜蔬，吃得干干净净。这可吃饱了么？

秦琼 (白) 什么饱不饱，不过充饥而已。

付 (白) 想我开铺子的人，干折本，不见钱。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汉子，既然拿得起，要来一看。

秦琼 (白) 要铜必须要一清洁之所，方可要得。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店家，哪里有清洁处？

末 (白) 楼上清洁。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如此，上楼去。

〔同上楼介〕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汉子，你且要来。

秦琼 (白) 得罪了。

(唱) 上得楼来用目观，

两个人儿非等闲。

眼前若是历城县，

彼时拿送到当官。

这一铜断尔咽喉路，

这一铜去尔腿半边。

从头至尾耍一遍，

此铜不中二位观。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耍得好，同下楼去。

〔同下楼介〕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壮士请坐。

秦琼 (白) 有坐。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壮士，听你说话声音，不是此地人氏。

秦琼 (白) 我不是此地人氏。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那里人氏？

秦琼 (白) 我乃山东济南府人氏。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山东济南府，我有一位好友，你可认得么？

秦琼 (白)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王伯党
谢映登 (同白) 说起来，大大的有名之人，姓秦名琼，字叔宝。

秦琼（白）你问的是秦叔宝么？
王伯党（同白）正是。
谢映登（白）不敢，就是在下。
王伯党（同白）哦，原来就是二哥，失敬了。
谢映登（白）好说。请问二位高姓大名？
秦琼（白）小弟王伯党。
王伯党（白）小弟谢映登。
秦琼（白）原来是二位贤弟，得罪了。
王伯党（同白）岂敢。二哥不在高堂奉母，来到此间则甚？
谢映登（白）只因奉了本县太爷之命，解了一十八名这个……
秦琼（同白）什么这个？
王伯党（白）都是些好朋友，只因在中途路上坏了一名，此地太爷不发回文。
王伯党（同白）不妨，待小弟与你讨个回文。
谢映登（白）有劳二位贤弟。
秦琼（同白）店家，多多拜上蔡太爷，说我望他讨角公文。
王伯党（白）晓得。〔下〕
谢映登（同白）二哥，伯母寿诞之期，小弟送有礼物，不知可曾收下否？
秦琼（白）各处礼物甚多，不知从那路而来？
王伯党（同白）从前道而来。
谢映登（白）那个……想是收下了的。
秦琼〔付上〕

付 (白) 回文在此。

王伯党 (同白) 二哥，回文一角在此。

谢映登 (白) 有劳贤弟。

王伯党 (同白) 二哥，这是白银五十两，送与二哥以作路费。

谢映登 (白) 有了回文就是了，这银子是断断不敢受的。

秦琼 (同白) 二哥敢是嫌轻微么？

王伯党 (白) 怎么讲？

谢映登 (同白) 敢是嫌轻微？

秦琼 (白) 如此说，我就多谢了。

(唱) 沾你的恩来感你情，

有劳贤弟赠我银。

有日弟兄们重相会，

愚兄必然报前情。

〔秦琼下〕

王伯党 (同白) 你看二哥已去，你我买些绸缎归家便了。行行去

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店内有人么？

〔店家上〕

店家 (白) 来了。是那个？原来是二位客官，敢是买绸缎的么？

王伯党 (同白) 正是。

谢映登 (白) 如此，请进。

〔秦琼上〕

秦琼 (白) 且住，你看他二人去得慌张，其中必有原故，不免待我赶上前去。二位贤弟请了。

王伯党 (同白) 二哥为何去而复返？